

扬州盐商富甲天下

那一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的 32%,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占了世界 8%的经济总量

“百味盐为先”,如果没有盐,即使山珍海味也如同嚼蜡。自古以来,盐不仅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件东西,更与人类的生息繁衍息息相关,它创造了人类的古文明与繁荣,也带给人们无数的战争。

昔日泰州祭祀“盐宗”的庙里供奉着3位盐宗,胶鬲是其中之一,作为盐商的祖宗被供奉,另外两位,一位是海盐生产的创始人夙沙氏;一位是食盐专营的创始人管仲。

商朝末年,一位贩卖鱼盐的商人因为有贤能之才被周朝的开创者周文王看中,被任命为宰相,此人便是胶鬲。后来历朝历代的盐商都奉他为祖师爷,应该说,胶鬲为后世的晋商树立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榜样。

在西周之前,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生产和运销食盐,由此诞生了一批实力雄厚的大盐商。他们垄断海盐生产、哄抬盐价,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并成为地方上的豪强势力。

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管仲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如果政府接管盐业的生产 and 经营,不但可以抑制豪强势力,还可为国家积累财富。这位政治家颁布法令组织专门的工匠砍伐山林、煎煮海水、生产海盐。他还大幅度提高海盐的价格,控制它的对内和对外贸易。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食盐专营”,开创了食盐民产、官府统购、统运和统销的食盐官营制度,“为富国之大计”,各朝统治者无不重视。

然而在中国中、东部广袤的大地上,除了海洋,就只有山西运城出产天然食盐。

随着生产力和交通运输水平的提高,加上人口的大量繁殖,聚集在运城盐湖附近的人们开始逐渐向周围其他地区扩散。运城的盐作为生活的必需品已经被贩运到中原各地。有历史学家认为,人类最初的贸易商品可能就是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最早的商人可能就是活跃在运城盐池附近的山西盐商。



扬州盐商营造园林成为当时的潮流

易商品可能就是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最早的商人可能就是活跃在运城盐池附近的山西盐商。

于是,盐商从出现开始,一直在中国漫长的盐业发展史中,特别是在清朝和民国的盐业发展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里不得不说的便是带着梦幻色彩的扬州盐商的故事。

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规模较大的海盐盐场却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北的沿海地带。扬州方圆数百里内,河道纵横,水陆交通便捷,是自隋朝开凿京杭大运河以来南漕北运船舶必经之咽喉。

由于淮扬自古就是税负重地,凭借特权,他们获得了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湖北等6个省份

的巨大市场,而这6个省份几乎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因而成就了扬州盐商的鼎盛,也造就了扬州的繁荣。尤其是清康熙年间,扬州盐商的财富和影响力可谓达到了极致。盐帮就是兴起于江淮流域,江南一代的富商巨贾或是草莽之辈往往呼啸一起贩运私盐以图牟取私利,这些人的贩运团伙就被称为“盐帮”。两淮盐场出产的淮盐在此转运南北各地,巨额的贸易利润和盐税收入都汇集到这个城市。

乾隆三十七年,扬州盐商一年利润有1500万两白银之多,上交盐税600万两,占全国盐税的60%左右。而这一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的32%,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占了

世界8%的经济总量,扬州盐商可谓富甲天下,“扬州盐商”四个字也几乎成了盐商的代名词,而扬州一度成为古代世界城市中的首富。

那么,生活在全球最富庶城市里的盐商们又过着一种怎样的日子呢?这是当年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想知道的事情,他一生中六下江南,每次都要到扬州游玩。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经在扬州做过两淮盐运使,两淮盐运使是管理两淮盐政最高级别的官员。每年的俸禄是2130两白银,折合人民币60多万元。但是他实际上的各种收入远远不止这些。所以,曹雪芹早年的生活极其奢华,这也是他能够创作《红楼梦》的必要条件。

因盐兴旺的城市

在自贡,人们只要一提到“川盐济楚”这个词就眉飞色舞。

可以说,地球上很少有哪个城市像自贡一样,地下既埋藏着丰富、优质的盐卤资源,又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天然气资源。丰富的卤水加上廉价的燃料,这是古代盐业生产中最重要的两大优势。

在长达上千年的历史岁月中,自贡果然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食盐生产基地,而且还发展出一整套领先世界的盐卤和天然气开采、生产技术,使得它的盐业经济早在明朝初期就已遥遥领先于中国的西部。

但是,自贡出产的食盐仅能销售

到四川南部以及与云南、贵州部分地区,连覆盖四川全省都难以做到。从古至今,中国盐政就实行定点运销的制度,也就是说,某地出产的食盐只能就近销售到政府指定的地区,不得越界倾销。因此,自贡出产的食盐即使质优价廉、生产能力巨大,它也无法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与四川的井盐相比,海盐产量更大、成本更低,同样具有长江水运的优势,所以两湖地区尽管离四川很近,但它们一直被朝廷划定为淮盐的销售专区。而川盐要进入两湖地区,就只有耐心地等待历史赐予的机会。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两年后,太平军攻陷武昌,随后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定都南京。从此,江苏出产的淮盐无法通过水运到达湖南、湖北两省,致使这一地区盐价飞涨。于是,清政府下令,将四川的盐调往湖南湖北,一个千载难逢的商机突然出现了。

盐商获取了暴利,消息传回自贡,大大刺激了盐业生产。包括盐商在内的各色人等纷纷筹措资金投入到新盐井的开掘上,一时间,大批的盐井、天然气井、煮盐灶房开工建设,自贡经济空前繁荣,百业兴旺。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长江下

游水运重新开通。为了重振被战争破坏的江浙一带的经济,清朝政府下旨,淮盐重新进入湖南、湖北,川盐的控制区就只剩下与四川邻近的湘鄂西地区。

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猛攻上海。国民政府将大批人员、物资运往武汉等内陆地区。随后,上海、南京、天津、广州先后沦陷,日军禁止沿海地区的食盐运往内地,企图逼迫国民政府投降。这时,四川出产的井盐就成了中国坚持抗战的重要物资,再一次迎来了全面繁荣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被称为“第二次川盐济楚”。

巴蜀兴衰 为盐而战

春秋时期,小国林立,各地诸侯相互征伐,彼此兼并。此时,河东地区属于强大的晋国。晋文公后来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这与晋国拥有运城的盐池有关。虽然没有历史的明文记载,但是可以想象,对于地处内陆、没有盐资源的小国,晋国可能会像今天某些石油大国一样,用盐作为武器来威逼利诱那些依赖它的国家,从中获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好处。

巴人是生活在三峡地区的古代神秘民族,他们一直以鱼盐作为经济支柱。巴人主要是用三峡地区众多的盐泉熬煮盐。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盐泉一直是各民族争夺的焦点。可以想象,当巴人控制盐泉时,那些强大的邻居是多么眼红,争夺盐泉的战争肯定连绵不断。

巴人凭借着勇猛和智慧,几乎占

据了三峡地区所有的盐资源。众多的制盐基地和日益增长的食盐产量,使他们的势力更加强大,控制的地盘不断扩张。到了春秋后期,巴国已囊括了东至巫山山脉,西至四川宜宾,北接陕西汉中、南抵贵州北部和湖南西北部广大区域。其疆域之辽阔在当时可谓泱泱大国。过去,人们把四川称为“巴蜀之地”,实际上“巴”就是指当年巴人居住的那些地方。今天这里还留下了很多与巴人有关的地名,如:湖北的巴东、陕西的镇巴、四川的巴中、重庆的巴南以及著名的大巴山等等。

三峡地区的盐泉里面含有很多杂质,其中石膏的成分很多。在当时,巴人既不懂得要去除盐水里的杂质,也不知道如何去。因此在食盐结晶的时候,盐水中的石膏也一起结晶。另外,像这种大火熬煮的简单工艺,也会将陶瓷底部的盐熬糊,像锅巴一

样。所以,最后出来的食盐就会与板结性很强的石膏紧紧地黏在一起。南方人把这种状态叫做“巴在一起”。今天汉语中的“巴结、锅巴”等词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巴人生产的盐就被西南地区的人们称为“盐巴”。

全盛时期的巴国就像今天中东地区的产油国一样,他们用丰富的盐资源对周边国家发挥着巨大影响。进入战国时期以后,巴人的辉煌开始褪色。由于盐带来的巨额财富,这个因盐而兴起的民族变得不思进取。而过去经常与巴人一起四处攻伐的秦国和楚国,在分别经历商鞅和吴起的变法之后,他们再也不愿做巴人的“好邻居、好伙伴”,相反,他们开始对三峡众多的盐泉虎视眈眈。

公元前377年,强盛的楚国开始进攻巴国,他们用了将近16年的时间逐步占领了巴人所有的盐泉,并攻

下首都重庆,迫使巴人逃往川北阆中一带。公元前316年,另一个强劲对手秦军越过秦岭,首先灭掉蜀国,后来轻而易举地就将巴国灭亡。

巴、蜀灭亡之后,秦楚两国为争夺三峡地区的盐资源继续开战。他们势均力敌,反复争夺,有些盐泉曾6次易手,战争持续了几十年。最后,楚国以失败告终。

从秦统一天下至今,三峡地区再也没有发生如此惨烈、为了争夺盐资源的战争。今天,很少有人会想到,在中国的黄土地上,普普通通的食盐居然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这些白色的金子造就了山西与晋商,造就了扬州的富庶,但是历史往往是诡异的,同样是这种白色晶体,它却让一个民族陷入无休止的战火之中,并最终消亡在历史烟云之中。

盐海沉钩



淮盐文化不能遗弃的历史积淀

淮盐,古人曰之为淮南淮北之地所产海盐也。淮盐生产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的就有两千多年。淮盐文化研究者认为,淮北盐业起始于周,发展于唐宋、兴盛于明清。而淮北日晒滩制盐,则是由宋元时期的煎盐变革而来,以海水为原料,以盐滩为主要设备,以太阳和风力为能源,将海水提炼浓缩成卤水,放入结晶池内曝晒成盐,色白、粒大、干爽。清光绪二十九年之后,由于淮南海势东移,土壤淡化,盐产日绌,煎盐逐渐被淘汰,而日益兴盛起来的淮北日晒滩制盐,通过晒晒技术的不断改进,从分散的小型砖池晒晒逐渐向大型泥池滩晒过渡,使得淮北产盐占到两淮总盐量的80%以上,从而奠定淮盐在我国盐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

淮盐,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几千年来,历经沧桑,积淀的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重要的是它以一种精神流芳于世。淮盐的兴衰,造就了淮盐文化的厚重,它既得益于历代淮盐人风雨共担的人生,又得益于盐河水系的流淌与沉淀。古海州戏曲的繁荣,尤其是古雅清幽“海州五大官调”的形成与传播,与悠长盐河的文化沟通 and 融合不无关系。然而当强势推进的经济社会彻底摧毁淮盐人近乎原生态生活框架的时候,我们提倡对淮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也不仅仅是对一段历史文明的认可,而且更是给新时期淮盐发展一个新层次的定位。构建淮盐生态保护区和弘扬淮盐文化,不仅是淮盐产业加快转型的一个途径,而且是一种地域文化在一个时代不断发展的一项举措。

碧海银滩的淮盐风情,不知曾撩拨过多少诗翁墨客、盐官运使的心弦。诸多有关盐和盐业的传说代代相传,始终闪烁着早期盐民的智慧灵光。两千年的淮盐文化积淀,深深融入历史的魂魄,潜移默化浸润着一代又一代盐民的心灵。它既没有因为工艺演绎而消融,也没有因为盐政流变而湮灭。它既是历代淮盐人在与大自然的拼搏和抵御侵略、反对压迫的斗争中不断积累形成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创建现代淮盐企业文化的源头。对于淮盐文化的传承,我们任重而道远。

名人名盐



管仲首创国营

齐国理财家管仲开创了食盐官营制度。其内容及措施是:

民产,官收。盐资源为齐国官府拥有。下令民众砍伐柴草,煮海水成盐,从每年的十月份起,至来年的正月,积聚起3600钟盐由官府收购。在春季起始的农忙季节里,不得大批雇佣农民从事盐生产。

官运。不论是本国生产还是由国外买进来的盐,均归政府统制运销,转手卖给不产盐的梁、赵、宋、卫等国。这样不仅经济上可以获利,更可以通过控制盐这一重要必需品的运销,达到政治上、军事上左右诸侯国的目的。

官卖。对全国食盐人口要有详细的登记,由官府按时按册籍卖给盐,盐税成为人头税,人民在不知不觉中吃盐交税,无从逃避,也不会抵抗,政府可稳收盐利,而且盐利(税)数额巨大,不必另筹税源,国家用度已足矣。

管仲创立食盐官营制度,虽不利于民的一面,然而却大利于国,“为辅国之大计”,是以各朝统治者无不重视。管仲亦被尊之为三大“盐宗”之一。

舜帝心系盐民

中国盐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其中古圣先贤与盐的不解之缘是中国盐文化的一个亮点。据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自中华民族始祖起,轩辕黄帝曾战炎帝于阪泉,败蚩尤与逐鹿,均涉及争夺盐池的战争。炎帝属下的部落夙沙氏还是海盐生产的创始人。自此之后,古圣先贤与盐的记载不绝于史。舜帝是道德文化的鼻祖“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历史上五帝之后,中国进入远古文明的尧舜时代。尧在位时,舜还是一个普通农家小伙子,在家里一直受到父亲、弟弟等家人的欺辱迫害,但舜均能忍让,从不计较,也辛勤耕种于历山,帮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发于畎亩之中,受到尧的赏识,就把王位禅让给了他。舜继承和发扬了尧的长处。精心治理天下,处处为百姓做好事。在历山的西南方有个著名的盐池叫解池。是最早开发利用“自然成盐”的大盐池。舜十分关注盐的采集和盐民生活,也来到解池,见到南风吹来,沿岸的盐水迅速蒸发,凝结成盐颗粒,朝取暮生,暮取朝复,取之不竭。舜身体力行,与大家一起取盐,虽然累得精疲力竭,十分辛苦,但有了盐,可以换回很多其他物资,老百姓因此也解除了贫困的痛苦和烦恼;有了盐,可增加财政收入,为治理天下办更多的好事。因此,舜十分高兴,劳动之余,和解池的盐民一起,欢歌载舞,为感谢上天怜悯苍生。频频刮来南风,使盐获得丰收。舜亲自谈起五弦之琴,创作了南风之歌,并带头歌唱,“南风之熏兮,可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俾吾民之财兮。”由于舜心系盐民心系天下百姓,故受老百姓衷心爱戴。“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舜治理的天下也由此进入远古文明的鼎盛时期。